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福建通志卷首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朱堦

福建通志卷首一

典謨一

諭旨

世祖章皇帝登極恩詔 順治元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我國家受

天眷佑肇造東土

烈祖邁圖鴻緒

皇考彌廓前猷遂舉舊邦誕膺

新命迨朕嗣服雖在冲齡締念紹庭永綏厥位頃緣賊

氛洊熾極禍明朝是用託重親賢救民塗炭乃方馳

金鼓旋奏澄清既解倒懸非富天下而王公列辟文

武羣臣曁軍民耆老合詞勸進懇切再三乃於今年

十月初一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仍建有天下之號曰大清定鼎燕京紀元

順治緬維峻命不易創業尤艱况當改革之初更俗

變通之會爰乃酌今準古揆天時人事之宜庶幾史

習民安彰

祖德

宗功之大所有合行條例臚列如左

御製大清律序 順治三年

朕惟

太祖

太宗創業東方民淳法簡大辟之外惟有鞭笞朕仰荷

天庥撫臨中夏人民既衆情偽多端每遇奏讞輕重出入

頗煩擬議律例未定有司無所稟承爰敕法司官廣

集廷議詳譯明律參以國制增損劑量期於平允書

成奏進朕再三覆閱仍命内院諸臣校訂妥確乃允

刊布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爾内外有司官吏敬此
成憲勿得任意低昂務使百官萬民畏名義而重犯
法冀幾刑措之風以昭我
祖宗好生之德子孫臣民其世世守之
諭墾荒順治六年
上諭自兵興以來地多荒蕪民多逃亡流離無告深可
憫惻着户部都察院傳諭各撫按轉行道府州縣有
司凡各處逃亡人民不論原籍别籍必廣加招徠編

入保甲俾之安心樂業查本地方無主荒田州縣官給以印信執照開墾耕種永准爲業俟耕至六年之後有司官親察成熟畝數撫按勘實奏請奉旨方議徵收錢糧其六年以前不許開徵不許分毫僉派差役如縱容衙官衙役鄉約甲長借端科害州縣印官無所辭罪務使逃民復業田地開墾漸多各州縣以招民設法勸耕之多寡爲優劣道府以善處責成催督之勤惰爲殿最每歲終撫按分別具奏載入考成

該部院速頒速行

御製人臣儆心錄序 順治十二年

朕惟人臣立身制行本諸一心心正則為忠為直衆美集焉不正則為姦為慝羣惡歸焉是故心者萬事之本美惡之所由出也顧事有殊途心惟一致一於國則忘其家一於君則忘其身如此者不特名顯身榮邦家亦永賴之矣若夫姦邪之流樹黨營私怙權亂政卒至身名俱喪為國厲階蓋緣居恒無正心之功

一當勢利遂昏迷謬亂狂肆驕矜上昧王章下乖臣誼或作威而睽羽翼或比匪而效奔趨如譚泰石漢以累世舊臣久叨恩遇不思圖報逞意横行跋扈自恣目無綱紀陳名夏則一介豎儒驟蒙顯拔倚任深重賜賚優隆而乃背德植交蔑法罔上此皆自作罪孽以致隕厥身家朕歷稽往古宵人誤國代代有之觀諸近事復炯鑒昭然足為永戒恐後之為臣者或仍蹈覆轍負主恩而渝素志至於身罹刑憲悔悼無

由故推原情狀而論列之錄成一編以爲人臣儆心之訓云

諭興文教順治十二年

上諭禮部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經術爲本自明末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闕焉未講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爾部即傳諭直省學臣訓督士子凡理學道德經濟典故諸書務要研求淹貫博古通今明體則爲真儒達用則爲良

吏果有此等實學朕必不次簡拔重加任用又念先
賢之訓仕優則學仍傳諭內外大小各官政事之暇
亦須留心學問俾德業日修識見益廣佐朕右文之
治特諭

諭各陳利弊順治十二年

上諭吏部朕撫育萬方夙夜祗懼講求愛民之道不啻
三令五申乃年來水旱相尋干戈未靖民窮莫極兵
食不充上德弗宣下情壅塞所以致此弊非一端朕

已廣開言路博詢化理復念天下至大民情土俗所
在不同地方各官身親實歷凡兵民疾苦政事利弊
必有灼知於心耳聞目見最爲真切今文官自督撫
以下知府以上武官自提督總兵以下副將以上曾
蒞之內職掌事宜向來積弊何以得清見今整頓如
何而可俱著詳切直陳無隱以資採用司道知府副
將著各陳奏一次知其病即備其藥言其害即舉其
利毋得浮泛雷同苟且塞責負朕周諮勤民至意爾

部即傳諭行特諭

諭禁左道惑衆順治十三年

上諭禮部朕惟治天下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黜邪術儒釋道三教並垂皆使人為善去惡反邪歸正遵王法而免禍患此外乃有左道惑衆如無為白蓮聞香等教名色起會結黨夜聚曉散小者貪圖財利恣為姦淫大者招納亡命希謀不軌無知小民被其引誘迷罔顛狂至死不悟歷考往代覆轍胎禍深可痛

恨向來屢行禁飭不意餘風未殄墮其邪術者實繁有徒京師輦轂重地借口進香張幟鳴鑼男女雜糅喧塡衢巷公然肆行無忌若不立法嚴禁必為治道大蠧雖倡首奸民罪皆自取而愚蒙陷網惟辟不無可憫爾部大揭榜示令後再有踵行邪教仍前聚會燒香斂錢號佛等事在京著五城御史及地方官在外著督撫按道有司等官設法緝拿窮究奸狀於定律外加等治罪如或狥縱養亂爾部即指叅處治特

諭

頒示賦役全書序 順治十四年

朕惟古帝王臨御天下必以國計民生為首務故禹貢則壤定賦周官體國經野法至備也當明之初取民有制休養生息至萬歷年閒海内殷富家給人足及乎天啓崇禎之世因兵增餉加派繁興貪吏緣以為奸民不堪命國祚隨之良足深鑒朕荷

上天付託之重為生民主一夫不獲亦疚朕懷凡服御膳

蓋深自約損然而

祖宗百神軍旅燕饗犒錫之繁以及百官庶役餼廩之給

罔不取之民間誠恐有司額外加派豪蠹侵漁中飽

民生先困國計何資茲特命戶部右侍郎王弘祚將

各直省每年額定徵收起存總撒實數編撰成帙詳

稽往牘參酌時宜凡有參差遺漏悉行釐正錢糧則

例俱照萬歷年間其天啓崇禎時加增盡行蠲免地

丁則開原額若干除荒若干原額以萬歷刊書為準

除荒以覈奉御旨為憑地丁清核次開實徵又次開起存起運者部寺倉口種種分晰存留者款項細數事事條明至若九釐銀舊書未載者今已增入宗祿銀昔為存留者今為起運漕白二糧確依舊額運丁行月必令均平胖襖盔甲昔解本色今俱改折南糧本折昔留南用今抵軍需官員經費定有新規會議裁冗改歸正項本色絹布顏料銀朱銅錫茶蠟等項已改折者照督撫題價值開列解本色者照刊書價

值造入每年督撫確察時值題明填入易知單內照數辦解更有昔未解而今宜增者有昔太冗而今宜裁者俱細加清核條貫井然後有續增地畝錢糧督撫按㝷題造册報部以憑稽核綱舉目張勒成一編名曰賦役全書頒布天下庶使小民遵茲令式便於輸將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茍斂爲一代之良法埀萬世之成規雖然此其大畧也若夫催科之中寓以撫字㢘招徠之法杜欺隱之奸則守令之責也正已率

屬承流宣化眾出納之數慎那移之防則布政司之
責也舉廉懲貪興利除害課殿最於荒墾昭激揚於
完欠恪遵成法以無負朕足國裕民之意則督撫之
責有特重焉其敬承之毋忽

聖祖仁皇帝登極恩詔順治十八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惟我國家受

天眷命
祖功
宗德肇造丕基我
皇考大行皇帝盛德至仁英資大度纘承歷數統一寰區
恩澤洽於多方政教孫於上理方期邦國永底雍熙
不幸奄棄臣民遽升
龍馭顧兹大寶屬以藐躬朕煢煢在疚本不忍聞而諸王
貝勒大臣文武官員人等僉謂神器既已攸歸天位

不宜久曠堅請再三朕是以俯狥輿志勉抑哀衷於
是月初九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仰惟
上天眷祐之篤
祖宗付託之隆涼德冲齡膺兹重寄敬圖覲光揚烈用紹
撫綏之休其以明年為康熙元年與天下更始式衍

舊愚聿弘新化所有合行事宜開列於後

諭各陳利弊康熙六年

上諭吏部等大小各衙門民為邦本必使家給人足安生樂業始可以稱太平之治今閩直隷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可軫念或係官吏貪酷朘削生民或係法制未便致民失業今當如何而後使得遂其生計凡一切關係民生利病應行應革事宜著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等官各抒確見陳奏勿隱以憑

採擇施行但不許以浮泛虛文及無益於民之事借端塞責具奏著吏兵二部傳諭遵行特諭

諭興教化康熙九年

上諭禮部朕惟至治之世不專以法令為務而以教化為先其時人心醇良風俗樸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長治久安茂登上理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近見風俗日敝人心不古囂凌成習僭濫多端狙詐之

習日工獄訟之興靡已或豪富凌轢孤寒或劣紳武斷鄉曲或惡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詐害善良萑苻之刦掠時聞讐忿之殺傷疊見陷罹法網刑所必加誅之則無知可憫宥之則憲典難寬念茲刑辟之日繁良由化道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緩刑化民成俗舉凡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

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善良誡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等項作何訓迪勸導及作何責成內外文武該管各官督率舉行嗶部詳察典制定議具奏特諭

賜殉難總督范承謨碑文康熙二十一年

朕惟朝廷簡畀重臣授以封疆之任平時則竭誠殫力以靖厥職猝遇事變則有凜乎不可犯確然不可奪

之節舍生取義流光天壤古所謂不二心之臣如此
而已爾范承謨名臣之子奮跡甲科入侍禁林出典
節鉞咸有聲績著於當官洎閩疆莅鎮之年值狂豎
盜兵之日寇起門庭禍生肘腋智未及施勇不暇展
而爾志恥偷生義無苟免奮身罵賊誓不共天遂致
閫室幽囚三年拘縶阻斂其衣食迫脅以甲兵凶焰
彌張貞操愈勁卒蹈白刃以作完人慷慨從容兼有
其美茲者底定疆陲申明命討罪人斯得臣節益昭

倍深軫悼之情特厚飾終之禮寵以隆秩謚曰忠貞

嗚呼褒忠顯善帝王治世之大權恩命叠頒朕曷有

私於爾以培正氣以植人倫庶使頑懦之士覩盛典

而知興慕義之夫聞休風而加勸勒諸貞石其永有

譽于無窮哉

聖祖仁皇帝上諭十六條康熙十八年

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

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

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
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
以全善良誡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
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

賜靖海將軍侯施琅康熙二十二年

海氛之不靖艅艎出没波濤震驚濵海居民魚鹽蠶
織耕穫之利咸失其業朕心恒惻惻焉適者滇黔隴
蜀湖湘百粤悉底敉寧蕞爾臺灣阻險負固爾施琅

奉命徂征决策進取樓船所指將士一心遂克烏門
逼其營寨勇以奪其氣誠以致其歸捷音到闕時值
中秋對此佳辰欣聞凱奏念瀛壖赤子獲登袵席用
紓南顧之憂惟爾丕績即解是日所御之衣馳賜載
褒以詩島嶼全軍入滄濱一戰收艀帆來蜃市露布
徹龍樓上將能宣力奇功本伐謀伏波名共美南紀
盡安流

御製

至聖先師孔子贊并序 康熙二十五年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藴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粤稽往緒仰遡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勲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

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為治國平天下之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為萬古一人也審矣

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擒筆而為之賛曰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歳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删詩定禮正樂既窮象繫亦嚴筆削上

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
途異趨日月無踰羮牆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
心此理千載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
本天性庶幾夙夜朂哉令圖遡源洙泗景躅唐虞載
歷庭除式覲禮罷摛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
聖為歸百世而下以聖為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
天御世惟道為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牆高萬仞夫
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御製顔子贊康熙二十八年

聖道蚤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萬德來萃心齋坐忘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行舍藏王佐之䇿

曾子贊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兹明德新民止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詞

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孟子贊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闢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諭恤老康熙二十八年

上諭軍民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派差役八十以上者給與絹一疋綿一觔米一石肉十觔九十以上者倍之

御製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康熙三十六年

惟

天盡所覆海内外日月所出入之區悉以畀予一人自踐祚迄今蚤夜殫思休養生息冀臻熙皥以克副維皇

大德好生之意庶幾疆域無事得以偃兵息民迺厄
魯特噶爾丹阻險壯陸困此一方人旣荼毒塞外輒
狡焉肆其凶逆犯我邊鄙虐我臣服人用弗寧夫蕩
寇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内邊寇不除則吾民不安
此神人所共憤天討所必加豈憚一人之勞弗貽天
下之逆於是斷自朕心躬臨朔漠欲使悔而革心故
每許以不殺彼怙終不悛我師三出絶塞朕皆親御
以行深入不毛屢涉寒暑勞苦艱難與偏裨士卒共

之迨彼狂授首脅從歸誠荒外君長來享闕下西壯
萬里灑燧銷烽中外乂謐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
既告厥成事迺蠲釋靑災潔事禋望爲億兆祈昇平
之福而廷臣請紀功太學埀示來茲朕勞心於邦本
嘗欲以文德化成天下顧茲武畧廷臣僉謂所以建
威消萌宜貽斯績於有永也朕不獲辭攷之禮王制
有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
學以訊馘告而泮宮之詩亦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又禮王師大獻則奏愷樂大司樂掌其事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爲一折衝之用具在樽俎之閒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也朕嚮意於三代故斯舉也出則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茲允廷臣之請猶禮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指爲相符合也爰取思樂泮水之義爲詩以銘之以見取亂侮亡之師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實或者不戾於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爾銘曰

巍巍先聖萬世之師敬信愛人治平所基煌煌聖言
文武道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朕臨域中逾茲三紀
嘗見羹牆寤寐永矢下念民瘼上承帝謂四海無外
盡隸侯尉維彼兇醜瀆亂典常既梗聲教遂竊我疆
譬之於農患在螟螣秉畀不施將害稼穡度彼游魂
險遠是怙震以德威可往而取朕志先定龜筮其依
屬車萬乘建以龍旗祝融驂鸞風伯戒途宜暘而暘
利我樵蘇大野水涸川瀆効靈泉忽自湧其甘如醴

設爲犄角一出其西一出其東中自將之絶域無人
獸羣受掩五日窮追彼狂走險大殲於路波血其孥
翦其黨孽俘彼卒徒衆爲晝號單馬宵遁恐久駐師
重爲民困慎固戍守還轅於京自夏徂冬雨雪其零
載馳載驅我行至再蠢兹窮寇昏惑不悔我邊我氓
以休以助爰寧其居爰復其賦藩落老稚斯恬斯嬉
歳晏來歸春與之期春風飄翩揚我斾旓我今于邁
如涉我郊言秣我馬狼居胥山登髙以眺憫彼殫丸

天降咒罰孫雛就羈三駕三捷封狼輿尸既腊梟獍
既彌豺貙大漠西北解甲櫜殳振旅凱入澤霈郊卜
明禋肆赦用逕景福昔我往矣在泮飲酒陳師鞠旅
誓屈羣醜今我來思在泮獻功有赫頌聲丈軌來同
採芹採藻頌興東魯車攻馬同亦鐫石鼓師在安民
非出得已古人有作昭示此旨緬維虞廷誕敷文德
聖如先師戰慎必克惟兵宜戢惟德乃綏億萬斯年
視此銘詞

賜殉難溫處道陳丹赤碑文康熙三十八年

朕惟國家懋賞之典莫重乎勸忠臣子靖共之忱尤

隆於砥節旣克見危而致命自應逾格以加恩載考

彝章聿昭崇奬爾陳丹赤恪慎持躬精誠勵志曩受

方州之寄分轄海疆屬當梟獍之徒跳梁閩越孤城

拒寇勢已處於艱危同室懷奸變復生於倉卒爾則

義形於色奮不顧私視險如歸惟激昂於報國成仁

自矢竟慷慨以捐軀貞比松柏同堅潔與冰霜共皎

克全臣誼允垂簡冊之光式勵官常益涣褒綸之錫
顧峻秩之酬已久而易名之禮猶稽特賁殊榮洊頒
寵命謚曰忠毅以慰幽靈嗚呼壯氣干霄著英聲於
不朽豐碑麗日維風教於無窮肆被嘉名用揚懿烈

御製訓飭士子文康熙四十一年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
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
剔弊端務令風教脩明賢才蔚起庶幾棫樸作人之

意乃比年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原委有叙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業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憍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

佻達自昔所譏茍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

弗淑行己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

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

邀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縱倖脫褫朴濫

竊章縫返之於衷寧無愧乎況乎鄉會科名乃掄才

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

倘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

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端

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玆厥初
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
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
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覆惓惓玆訓言頒到
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
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
特爾身有榮即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
他求哉若仍視爲具文玩愒弗儆毀方躍冶暴棄自

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為爾等寛矣自兹以往内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懐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尚敬聽之哉

諭免積欠錢糧康熙四十五年

上諭戸部朕子育黎元日求所以休養利濟之道念惟

賜租減賦實有裨益於民生直隸各省錢糧次第全

蠲一年者業經數舉獨是歷年逋負積累加增舊稅

新徵勢難兼辦縱使少寛民力分年帶輸而督令續

完仍多拮据朕睠懐及此深切軫恤是用蠲逋已責

大沛恩膏俾閭閻獲免追呼官吏亦不罹叅罰直隸

山東積欠錢糧今年俱已蠲免其山西陜西甘肅江

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各省自康熙

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銀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七

百兩有竒糧十萬五千七百石有竒者按數通行豁免或舊欠已完在官而現年錢糧未完足者亦准扣抵諭旨到日各該撫立行所屬張示徧諭有不肖有司以完作欠朦混銷算及開除不清者該督撫即時題參嚴加治罪爾部即遵諭行特諭

諭表章朱子康熙五十一年

上諭朕自冲齡即好讀書亦好寫字一切經史靡不徧閱成誦在昔賢哲所著之書間或字句與中正之理

稍有未符或稍有瑕疵者後儒即加指摘以為理宜更正惟宋之朱子註明經史闡發載籍之理凡所撰釋之文字皆明確有據而得中正之理今五百餘年其一句一字莫有論其可更正者觀此則孔孟之後朱子可謂有益於斯文厥功偉矣朕既深知之而不言其誰言之於朱子宜何如表章崇奉爾等與九卿會同具議以聞

諭報增人丁永不加賦康熙五十二年

上諭海宇承平日久戸口日繁地畝並未加廣宜施寛大之恩共享恬熙之樂嗣後直隷各省地方官遇編審之期察出增益人丁止將實數另造清冊奏聞其徵收錢糧但據康熙五十年丁冊定為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仍不許有司於造冊之時藉端需索用副朕休養生息之意

御製周易折中序康熙五十四年

易學之廣大悉備秦漢而後無復得其精微矣至有

宋以來周邵程張闡發其奥惟朱子兼象數天理違
衆而定之五百餘年無復同異宋元明至於我朝因
先儒已闢之微言或有議論已見漸至啓後人之疑
朕自弱齡留心經義五十餘年未嘗少輟但知諸書
大全之駁雜紛非專經之純熟深知大學士李光地
素學有本易理精詳特命修周易折中上律河洛之
本末下及衆儒之考定與通經之不可易者折中而
取之越二寒暑甲夜披覽片字一畫斟酌無怠康熙

五十四年春告成而傳之天下後世能以正學為事者自有所見歟

御製康熙字典序康熙五十五年

易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周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保氏養國子教以六書而考文列於三重蓋以其為萬事百物之統紀而足以助流政教也古文篆隸隨世遞變至漢許氏始有說文然重義而略於音故世謂漢儒

識文字而不識子母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識七音七音之傳肇自西域以三十六字爲母從爲四聲横爲七音而後天下之聲總於是焉嘗考管子之書所載五方之民其聲之清濁高下各象其川原泉壤淺深廣狹而生故于五音必有所偏得則能全備七音者鮮矣此歷代相傳取音者所以不能較若畫一也自說文以後字書善者於梁則玉篇於唐則廣韻於宋則集韻於金則五音集韻於元則韻會於明則洪

武正韻皆流通當世衣被後學其傳而未甚顯者尚數十百家當其編輯皆自謂毫髮無憾而後儒推論輒多同異或所收之字繁省失中或所引之書濫踈無準或字有數義而不詳或音有數切而不備曾無善兼美具可奉為典常而不易者朕每念經傳至博音義繁賾據一人之見守一家之說未必能會通罔缺也爰命儒臣悉取舊籍次第排纂切音解義一本說文玉篇兼用廣韻集韻韻會正韻其餘字書一音

一義之可採者靡有遺逸至諸書引證未備者則自經史百子以及漢晉唐宋元明以來詩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羅博證使有依據然後古今形體之辨方言聲氣之殊部分班列開卷了然無一義之不詳一音之不備矣凡五閱歲而其書始成命曰字典於以昭同文之治俾承學稽古者得以備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是為序

御製性理精義序康熙五十六年

朕自沖齡至今六十年來未嘗少輟經書唐虞三代以來聖賢相傳授受言性而已宋儒始有性理之名使人知盡性之學不外循理也故敦好典籍於理道之言尤所加意臨莅日久玩味愈深體之身心驗之政事而確然知其不可易前明纂修性理大全一書頗謂廣備矣但取者太煩類者居多凡性理諸書之行世者不下數百朕實病其矛盾也爰命大學士李光地詮擇進覽授以意指省其品目撮其體要既使諸

儒之闡發不雜於支蕪復使學者之披尋不苦於繁重至於圖象律歴性命理氣之源前人所未暢發者朕亦時以己意折中其間名曰性理精義頒示天下讀是書者自有所知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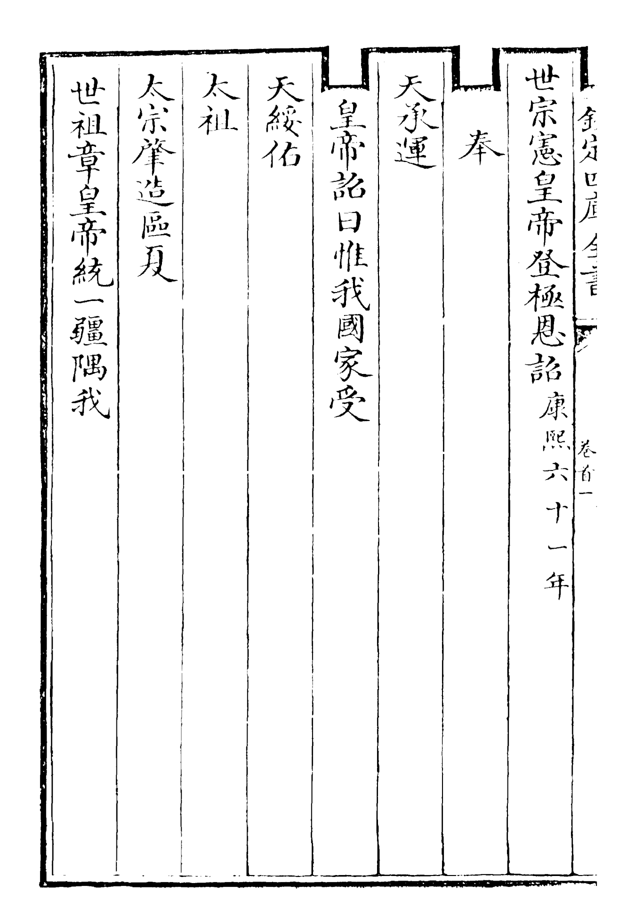
御製春秋傳說彚纂序康熙六十年

六經皆孔聖刪述而孟子特言孔子作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各述所聞以為傳門弟子各衍其師說末流益紛以一字為襃貶以變例為賞罰微言既絶

大義弗彰至於災祥讖緯之學興而更趨於怪僻程子所謂炳若日星者不因此而反晦乎迨宋胡安國進春秋解義明代立於學宮用以貢舉取士於是四傳並行宗其說者率多穿鑿附會去經義逾遠朕於春秋獨服膺朱子之論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誼據實書事使人觀之以為鑒戒書名書爵亦無意義此言真有得者而惜乎朱子未有成書也朕恐世之學者牽於支離之說而莫能悟特命詞臣纂輯是書以四

傳爲主其有舛於經者删之以集説爲輔其有畔於傳者勿録書成凡四十卷名之曰傳説彚纂夫春秋之作以游夏之賢不能贊一詞司馬遷稱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而人人異端當時已無定論後之諸儒欲於千百年後懸斷聖人筆削之旨不亦難乎是書之輯亦唯擇其言之當於理者雖不敢謂深於春秋而辨之詳取之慎於屬詞比事之教或有資焉是爲

序



世宗憲皇帝登極恩詔康熙六十一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惟我國家受

天綏佑

太祖

太宗肇造區夏

世祖章皇帝統一疆隅我

皇考大行皇帝臨御六十一年德茂功高文經武緯海宇
寧謐歷數悠長不謂謝棄臣民遽升
龍馭親授神器屬於藐躬朕
皇考大行皇帝
德妃之子昔皇二子弱齡建立深爲
聖慈鍾愛寢處時依恩勤倍篤不幸中年神志昏憒病類
風狂
皇考念

宗社重任付託爲艱不得已再行廢斥待至十有餘年沈
疾如故痊可無期是以
皇考升遐之日
詔朕纘承大統朕之昆弟子姪甚多惟思一體相關敦睦
罔替共享昇平之福永圖磐石之安孔子曰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我
皇考臨御以來良法美政萬世昭垂朕當永遵成憲不敢
少有更張何止三年無改至於

皇考知人善任至明至當内外諸大臣朕方亟資翊賛以期終始保全務宜竭盡公忠恪守廉節俾朕得以加恩故舊克成孝思倘或不守官箴自干國紀既負

皇考簡拔委任之恩又負朕篤愛大臣之誼部院屬吏直省有司亦宜實心任事潔已奉公不得推諉上官自曠厥職天下百姓受

皇考恩澤日久蠲賑頻施勸懲備至閒有愚氓甘犯律令

皇考每遇讞決必加詳審爰書累牘披閱靡遺少有可生

之路立施法外之仁凡我百姓各宜孝親敬長畏罪
懷刑以副朕仰法
皇考如天好生之意兹因諸王貝勒大臣文武官員人等
僉謂天位不可久虛
宗社允宜早主再三陳請朕勉狥輿情暫抑悲痛於是月
二十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為雍正元年仰惟
先志之宜承深望
皇圖之永固適昭新化期衍舊恩於戲追慕
前徽繼述無忘於夙夜廣推
聖澤恩膏願被於寰區凡爾親賢文武其共矢藎誠各輸
心膂用紹無疆之業永埀有道之庥布告天下咸使
聞知
諭恤老雍正元年

諭戶部恩賜老人原為崇年尚齒而地方賞老人者每州縣動支數十金司府牧令上下通同侵扣吏役復任意需索老人十不得一上負曠典罪不容逭今飭令督撫嚴查務令有司親自沿鄉訪察照看據實造冊給發不許絲毫侵扣如仍蹈前弊立即参處如督撫奉行不謹朕若訪出必加以失於覺察之罪再老人九十以上者州縣不時存問其或鰥寡無子及子孫貧不能養贍者督撫以至州縣公同設法恤養或

奏開動用錢糧務令得霑實惠

諭旌表雍正元年

諭禮部致治之要首在風化移風易俗莫先於鼓勵良善使人人知彝倫天則之爲重忠孝廉節之宜敦古帝王勞來匡直所以納民於軌物者舍是無由也朝廷每遇覃恩詔款內必有旌表孝義貞節之條實係鉅典邇來直省大吏往往視爲具文並未廣諮遠訪祇將有力之家囑託賂遺者漫憑郡縣監司之申詳

即爲題請建坊而山村僻壤貧寒耕織之人或菽水養親天性篤孝或栢舟矢志之死靡他鄉鄰嗟嘆爲可欽而姓氏不傳於城邑幽光湮鬱潛德消沈者何可勝數爾部即行傳諭督撫學政諸臣嗣後務令各屬加意搜羅虛公核詢確具本人鄉評實蹟題奏旌獎勿以匹夫匹婦而輕爲沮抑勿以富家巨族而濫爲表揚以副朕成俗化民實心彰善至意

諭立忠孝節義祠雍正元年

恩詔內開一旌表節義乃彰善大典每見直省地方有力之家尚能上達而鄉村貧寠之人則多湮没無聞深可憫惻着督撫學臣及有司遍加採訪務使寒苦守節之家同霑恩澤至節婦年逾四十而身故計其守節已歷十五載以上者亦應酌量旌奬着該部議奏一旌表節義給銀建坊民閒往往視為具文未曾建立恐日久仍至泯没不能使民閒有所觀感着於地方公所設立祠宇將前後忠孝節義之人俱標姓

氏於其中已故者則設牌面於祠中祭祀用以闡幽
光而垂永久着該部議奏
諭復福建駐防馬兵舊額雍正元年
諭兵部福建福州府駐防漢軍兵丁向因伊等不思効
力不安本分生事健訟
皇考欲令伊等改過將馬兵一半改為步兵裁減馬匹俟
伊等知過能改再與施恩朕令詢問石文焯知彼處
兵丁人口蕃衆度日艱難深為憫惻着將福州府馬

兵及馬匹數目俱復其舊額以仰副
皇考矜恤兵丁之
聖心一切應給之項俱照原數支給該部即行文將軍總
督巡撫通行飭諭兵丁嗣後俱應各安本分熟習騎
射遵奉法度約束務思効力邊疆仰體朕豢養之至
意如仍不悛改再蹈從前惡習國法具在斷不寛恕
諭追封
孔子五代雍正元年

諭內閣禮部

至聖先師孔子道冠古今德參天地樹百王之模範立

萬世之宗師其爲功於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積

厚流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則

聖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徽不忘所

自也粤稽舊制

孔子之父叔梁公於宋真宗時追封啓聖公自宋以後

歷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則向來未加封號亦未奉

祀祠庭朕仰體
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封
五代並享烝嘗用伸景仰之誠庶慰羮牆之慕內閣
禮部可會同確議具奏
諭舉孝廉方正雍正元年
諭直隸各省督撫國家敦勵風俗首重賢良舉髦士以
勸秀民實為政教之大端凡封疆大吏宜共體此意
廣詢博訪不可視為具文漫不加察也前所頒恩詔

内有每府州縣衛各舉孝廉方正暫賜以六品頂帶榮身以備召用一條距今數月未有疏聞豈通都大邑之中海澨山陬之遠遂無潛修砥操克稱俊乂可應詔旨者歟誠恐有司怠於採訪雖有端方之品無由上達殊負朕殷殷延攬之至意特着直省各督撫速遵前詔確訪所屬果有行誼篤實素為鄉黨所推者即列名具奏毋得隱蔽及濫引塞責

諭封

孔子五代王爵雍正元年

上諭五倫爲百行之本天地君親師人所宜重而天地君親之義又賴師教以明自古師道無過於孔子誠首出之聖也我

皇考崇儒重道超軼千古凡尊崇孔子典禮無不備至朕蒙

皇考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無可增之處故勅部追封

孔子先世五代令部議封公上考歷代帝王皆有尊崇之典唐明皇封

孔子為文宣王宋真宗加封至聖文宣王封

孔子父叔梁紇為齊國公元加封

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齊國公為啟聖王至明嘉靖時猶以王係臣爵改稱為

至聖先師孔子改啓聖王為啓聖公王公雖同屬尊稱

朕意以為王爵較尊

孔子五世應否封王之處着詢問諸大臣具奏

諭開墾雍正元年

諭戸部朕臨御以來宵旰憂勤凡有益於民生者無不

廣爲籌度因念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地土所出

僅可贍給偶遇荒歉民食維艱將來戸口日滋何以

業爲惟開墾一事於百姓最有裨益但向來開墾之

弊自州縣以至督撫俱需索陋規致墾荒之費浮於

買價百姓畏縮不前往往膏腴荒棄豈不可惜嗣後

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撓至陞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着著為定例其府州縣官能勸諭百姓開墾地畝多者准令議叙督撫大吏能督率各屬開墾地畝多者亦准議叙務使野無曠土家給人足以副朕富民阜俗之意該部即遵諭行

諭鄉會二場仍以孝經為論題雍正元年

諭大學士等孝經一書與五經並重葢孝為百行之首

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孝經衍義以闡發至德要道誠化民成

俗之本也鄉會試二場向以孝經為論題後改用太

極圖説通書西銘正蒙夫宋儒之書雖足羽翼經傳

豈若聖言之廣大悉備今自雍正元年會試二場論

題宜仍用孝經庶士子咸知誦習而民間亦敦本勵

行即移孝作忠之道胥由乎此又聞各省鄉試房考

凡州縣官由科甲出身者止許入闈一次夫考官以秉公精鑒識拔文才為主何論曾否入闈嗣後凡遇鄉科各省督撫臨場調齊科甲出身之員不論已未分房監臨試以時藝一篇其文理優長者為内簾房考荒疎者供外場執事則分校得人而佳文盡拔矣朕於雍正元年開科廣額總欲鼓勵人才興起教化着該部通行直省督撫俾副朕崇教育才之意

諭議叙克復臺灣有功身故人員 雍正元年

諭兵部進勦及克復臺灣有功人員其現在者俱已議敘惟已經身故者未得議敘同為國家立功之人乃以身故之後不得均沾恩澤朕心深為憫惻爾部着即酌加議敘著為定例以副朕褒録有功之至意

諭大計軍政平等官員填註考語雍正元年

諭吏部兵部三年舉行大計五年舉行軍政其居官優者列為卓異劣者分别輕重置之八法所以澄敘官方勸善懲過典至重也朕思卓異八法所舉所劾不

過十數人而平等供職不列舉劾者尚有多員如文官倉庫之盈虧辦事之能否武官騎射之優劣訓練之勤惰皆未填註考語是考課屬吏尚有遺漏之處也嗣後大計軍政除卓異八法照舊例舉行外其平等官員文職自知縣以上武職自守備以上俱於大計軍政之年令督撫提鎮註明考語造冊報明吏兵二部務期秉公核實不得狥情任意顛倒是非爾等確議具奏

諭從優議叙平臺官員雍正元年

上諭臺灣地方自古未屬中國

皇考聖畧神威取入版圖逆賊朱一貴等倡亂佔據臺地

皇考籌畫周詳指授地方官員遣調官兵七日之內剿除

數萬賊衆克復全臺

皇考當春秋高邁威揚海外功德峻偉官兵感戴

皇考教養之恩奮勇攻取甚屬可嘉固不必援引前例後

亦不得為例茲仰副

皇考從優議叙之曠典官員現行議叙功加外着概行各加一等總督滿保雖有失陷地方之罪但一聞事發即親往厦門撫慰衆心遵依

皇考指示調遣官兵七日之内克復臺灣滿保着兼兵部尚書職銜提督施世驃統領大兵徑度海洋鼓勵將士屢經大戰擊敗賊衆七日之内克復臺灣厥功甚大施世驃着給與世襲頭等阿達哈哈番總兵官藍廷珍曾協助施世驃藍廷珍着給與世襲三等阿達

哈哈番水師營副將許雲失陷臺灣非關伊罪奮勇前進多殺賊衆身又陣亡着給與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衆將羅萬倉遊擊游崇功俱係陣亡羅萬倉游崇功着給與世襲拖沙喇哈番歐陽凱着追贈太子少保

諭禁現任官立生祠書院雍正元年

諭大學士等人臣膺命効職果能實心愛民清白自矢則官去民思甘棠留詠有愈久而不能忘者從古有

之若今之生祠書院不知始自何人自督撫提鎮以及監司守令所在多有究其實不過官員在任之時或係下屬獻媚逢迎或地方紳衿有出入公門包攬詞訟之輩倡議斜合假公派費佔地興工甚至園囿亭臺窮極華麗勞民傷財一無顧惜及其後或為宴會遊玩之場或本官竟據為産業考其年月則官員去任之後百姓追思而特為興造者甚少此事向曾禁止而踵弊如故當再為嚴飭嗣後如有仍造生祠

書院者或經告發或被糾參即將本官及為首之人嚴加議處其現在之生祠書院如果係名宦去任之後民間追思蓋造者准其存留其餘俱着地方官查明一概改為別用或為義學延師授徒以廣文教如此則以無用為有用惜民財力杜絕虛浮於地方風俗大有裨益

諭治道務實雍正元年

上諭為治之道在於務實不尚虛名朕纘承丕基時刻

以史治兵民為念事無大小周思詳慮求其見諸施行實可以有濟天下者必下諭旨諄諄告戒中外條奏有當理者無不嘉與採納所冀內外臣工實在遵行庶有成效一年以來所降諭旨及內外條奏頒發於六部九卿八旗直隸各省者亦已多矣內外衙門於奉到事件若不過行一文書出一告示徒托空文竟不見諸實事則不徵不信豈朕倚毗相助為理之至意歟倘所降諭旨及條奏准行之事其中果有一

二未盡允協宜加損益者自當據實入告着通行曉
諭六部九卿八旗及各省督撫提鎮凡從前所降諭
旨及條奏議行事件皆令於來年十二月將各條各
欵實在如何施行及行之如何已有成效條分縷晰
明白奏聞至有密奏密降諭旨者仍詳悉密封奏聞
朕之所以寛其限者欲俾各得悉心體究斟酌施行
於吏治兵民實有所濟各宜砥礪以副朕懐
御製

聖諭廣訓序 雍正二年

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此皆以敦本崇實之道為牖民覺世之模法莫良焉意莫厚焉我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普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六十年來宵衣旰食祇期薄海內外興仁講讓革薄從忠共成親遜之風永享昇平之治故

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綱常名

教之際以至於耕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私鉅細
凡民情之所習皆
宸慮之所周視爾編氓誠如赤子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萬世守之莫能易也朕纘承大統臨
御兆人以
聖祖之心為心以
聖祖之政為政夙夜黽勉率由舊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
久而或怠用申誥誡以示提撕謹將

上諭十六條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旁徵遠引往復周詳意取顯明語多直樸無非
奉
先志以啓後人使羣黎百姓家喻而戶曉也願爾兵民等
仰體
聖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視為條教號令之虛文共勉為
謹身節用之庶人盡除夫浮薄囂凌之陋習則風俗
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樂觀其成爾後嗣子孫

並受其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理豈或爽哉

諭樹藝雍正二年

諭直省督撫等官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為先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廑念民依重農務本業已三令五中矣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獲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周官所載巡稼之官不一而足又有保介田畯日在田間皆為課農設也今課農雖

撫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此任也其各率有司悉心相勸並不時諮訪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爲除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奬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化爲勤矣再舍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種之處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資用即榛楛雜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奸

徒之盜竊亦為民利不小至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
南方之豕牧養如法乳字以時於生計不無裨益總
之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
利反多忽畧所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庶
使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利始盡不惟生民可厚
風俗亦可還淳爾督撫等官各體朕惓惓愛民之意
實心奉行倘視為具文苟且塗飾或反以擾民則尤
共不可也

諭鼓勵農民雍正二年

諭直省督撫朕惟四民以士為首農次之工商其下也漢有力田孝弟之科而市井子孫不得仕宦重農抑末之意庶為近古今士子讀書砥行學成用世國家榮之以爵祿而農民勤勞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賦養父母育妻子其敦龎淳樸之行豈惟工賈不逮亦非不肖士人之所能及雖榮寵非其所慕而奬賞要當有加其令州縣有司擇老農之勤勞儉樸身無過

舉者歲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榮身以示鼓勵

諭議配享諸賢及增學額中額雍正二年

諭禮部等衙門及國學諸生治天下之要以崇師重道

廣厲澤宫為先務朕親詣太學釋奠

先師禮畢進諸生於彝倫堂講經論學凡以明道術崇

化源非徒飾圜橋之觀聽也維

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為師表其附享廟庭諸賢皆有

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而賢儒

代不乏人或有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今宜增其

從祀

崇聖祠諸賢周程朱蔡外孰應升堂附享者並先賢先

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以昭崇報均關大典九

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同詳考定議以聞再邇

年文教廣被由我

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六十年來山陬海澨莫不讀書稽

古直省應試童子人多額少有垂老不獲一衿者其

令督撫會同學臣查明實在人文最盛之州縣題請
小學改為中學中學改為大學大學照府學額數取
錄督撫等務宜秉公詳查不得狥私冐濫至鄉試解
額
聖祖仁皇帝屢次增廣乙酉戊子等科復於額外加中五
經三名至五十六年而罷以其久而滋弊也嗣後各
學臣及祭酒司業於錄科時先加面試主考閱文果
佳本監加中四名直隸各省大小不一某省應加中

幾名着分别詳議定數具奏如無佳文寧缺勿濫會試臨時請旨本監貢生監生本科鄉試中式着加增十八名朕臨雍講學雖率由舊章然必期於世道文教有益不蹈一切虛文諸生其各欽遵

諭外省秋審三覆奏雍正二年

諭刑部朕惟明刑所以弼教君德在於好生從來帝王於用刑之際法雖一定而心本寛仁是以虞廷以欽恤垂訓周書以慎罰爲詞誠以民命至重凡少涉疑

之案寧過乎仁毋過乎義也朕自臨御以來一切章
奏無不留心細覽於刑讞一事尤加詳慎誠恐法司
未能平允情罪未能悉當朕心深用惻然故凡京城
及各省題奏讞獄但少有可矜者無不法外施仁量
加末減獨念朝審重囚其情實者刑科必三覆奏聞
勾除者方行處决而外省情實重囚惟於秋審後法
司具題即咨行該省無覆奏之例朕思中外一體豈
在京諸囚宜加詳慎在外省者獨可不用詳慎乎人

命攸關自當同仁一視自今為始凡外省重囚經秋審具題情實應決者爾法司亦照朝審之例三覆奏聞以副朕欽恤慎罰之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諭督撫社倉錢糧留心體察以除民累雍正二年

諭直省總督巡撫社倉之設原以備荒歉不時之需用意良厚然往往行之不善致滋煩擾官民俱受其累朕意以為奉行之道宜緩不宜急宜勸諭百姓聽其自為之而不當以官法繩之也近聞各省漸行社倉

之法貯蓄於豐年取資於儉歲俾民食有賴而荒歉
無憂朕心深為嘉悅但因地制宜須從民便是在有
司善為倡導於前留心稽核於後使地方有社倉之
益而無社倉之害此則爾督撫所當加意體察者也
又聞民間輸納錢糧自封投櫃亦屬便民之法但偶
有短少之處令其添補每致多方需索其數浮於所
少之外理應將原銀發還仍於原封内照數補足交
納庶可免多索之弊此雖細事督撫大吏亦不可不

留心體察嚴飭有司以除民累

諭摘錄鬬毆律曉諭人民雍正二年

諭刑部朕披覽奏章其中人命案件如故殺謀殺者尚少而以鬬毆傷人者甚多或因口角相爭或因微物起釁揮拳操戈一時殞命及至抵罪雖悔何追此皆由於愚賤鄉民不知法律因一朝之忿貽身命之憂言之可為惻惻古有月吉讀法之典

聖祖仁皇帝上諭內又有講法律以儆愚頑之條蓋欲使

民知法之不可犯律之無可寬畏懼猛醒遷善而遠過也但法律包舉甚廣一時難以遍喻應將大清律内所載凡毆殺人命等律逐條摘出疏解詳明爾部可通行各省令地方有司刊刻散布於大小鄉村處張掛風雨損壞仍復再頒俾知鬬毆之律尚然如此則故殺謀殺罪更可知父兄子弟互相講論時存提撕警戒之心以化其好勇鬬狠之習庶命案可以漸少以副朕好生慎罰之至意

諭設普濟育嬰堂雍正二年

諭順天府府尹京師廣寧門外向有普濟堂凡老疾無依之人每棲息於此司其事者樂善不倦殊為可嘉

聖祖仁皇帝曾賜額立碑以旌好義爾等均有地方之責宜時加獎勸以鼓舞之但年力尚壯及遊手好閒之人不得借名混入其中以長浮惰而生事端又聞廣渠門內有育嬰堂一區凡孩稚之不能養育者收留於此數十年來成立者頗衆夫養少存孤載於月令

與扶衰恤老同一善舉為世俗之所難朕心嘉悦特
頒匾額并賜白金爾等其宣示朕懷并倡率資助使
之益加鼓勵再行文各省督撫轉飭有司勸募好善
之人於通都大邑人煙稠集之處若可以照京師例
推而行之其於字弱恤孤之道似有裨益而凡人怵
惕惻隱之心亦可感發而興起也

諭關差鹽差雍正二年

上諭各省關差鹽差從來關榷鹽税之設所以通商裕

國或用欽差專轄或令督撫兼理無非因地制宜利商便民之至意也朕前於關鹽兩差各下諭旨誥誡諄切但旗員向來相沿成習陽奉陰違任意侈靡不知撙節額外加派苦累商民差滿之日惟恐回京有當差効力之事每以缺額懇求寛限希圖掩飾是以不憚叮嚀再加申飭大抵關差之弊皆未講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長策惟知目前小利恣意侵漁聽信家丁縱容胥吏開關分別遲早肆無厭之誅求報

單任意重輕為納課之多寡飽谿壑者則任其漏稅
代為朦朧不遂欲者則倒篋傾箱一物不免致商賈
畏懼裹足不前行旅彷徨越關迂道則困商實所以
自困也鹽差之弊尤合重懲飛渡重𥝠貴賣夾帶營
之在商者尤小加派陋規弊之在官者更大若不徹
底澄清勢必致商人失業國帑常虧夫以一引之課
漸添至數倍有餘官無論大小職無論文武皆視為
利藪𥝠引分肥商家安得而不重困賠累日深則配

引日少配引引日少則官鹽不得不貴而私鹽得以橫行故逐年之課難以奏銷連歲之引盡皆壅滯非加派之所致與故關差惟在嚴禁苛求使舟車絡繹貨物流通則稅自足額鹽差惟在力除加派使商困少蘇盡復舊業則課自贏餘至於督撫係封疆大吏更當仰體朝廷歸併之意關政不得視為帶理漫不經心誤任屬員聽其剝削鹽政不得罔恤窮商獨專厚利硬派州縣計口徵錢夫榷關部屬尚有顧忌恐督

撫持其長短令歸督撫則何所瞻顧巡鹽御史地方官或不奉約束令歸督撫則孰敢抗違況欽差猶每年更換而督撫兼理則無限期若不實心奉行使風清弊絕則大負歸併之本意矣至將耗羡充課固屬急公但恐以耗羡歸正額而正額之外復加耗羡商民重輸疊出何以堪此朕深悉鬬鹽擾累之害垂念商民營逐之苦特諭爾等經理榷稅者務期奉公守法遴委得人知商旅之艱辛絕箕斂之弊實通商即

所以理財足民即所以裕國如自利自便罔上行私
責有攸歸其悉遵朕旨特諭

諭戒朋黨雍正二年

諭諸王貝勒公滿漢文武大臣官員等朕即位後於初
御門聽政日即面諭諸王文武大臣諄諄以朋黨為
戒今一年以來此風猶未盡除
聖祖仁皇帝亦時以朋黨訓誡廷臣俱不能仰體
聖心每分別門戶彼此傾陷分為兩三黨各有私人一時

無知之流不入於此即入於彼朕在藩邸時敬慎獨立深以朋黨為戒不入其內從不示恩亦無結怨設若朕當年在朋黨之內今日何顏對諸臣降此諭旨乎

皇考深知朕從無偏黨欲保全爾諸臣名節故命朕纘承大統今日大小臣工所以安然無事得享太平之福者皆我

皇考之恩賜也朕平日並未樹立黨援而登踐寶位爾等

亦可知朋黨之無益矣夫朋友亦五倫之一往來交際原所不廢但投分相好止可施於平日至於朝廷公事則宜秉公持正不可稍涉黨援之私朕今御製朋黨論一篇頒示爾等須洗心滌慮詳玩熟體如自信素不預朋黨者則當益加勉勵如或不能自保則當痛改前非務期君臣一德一心同好惡公是非斷不可存門戶之見即爾等彼此亦當互相砥礪時常訓誡行事共求當理諸臣不負朕心則朕可不負

皇考付託之重朕之不負
皇考全在爾諸臣之共相贊成朕爲天下之令主也諸臣
不負朕朕豈忍負諸臣乎朕之用人加恩容有未當
之處或不能保其將來至於治人以罪無不詳慎或
寛貸之處人有不能知者即下一嚴旨亦求至當從
未隨意輕加呵斥如七十之悪亂舉國皆知發遣在
道竟寛其械繫臨行時王大臣内多有贈遺此朋黨
未消之明驗也夫朕用一人而非其黨者嫉之罰一

人而是其黨者庇之使榮辱不關於賞罰則國法安在乎嗣後朋黨之習務宜盡除爾等須捫心自問不可陽奉陰違以致欺君罔上悖理違天毋謂朕恩寛大罪不加衆倘自干罪戾朕雖未必盡行誅戮或千人之中百人百人之中十人爾等能自保不在百人十人之列乎書云禹拜昌言朕即效昌言之拜以求爾等斷絶黨私同心輔佐盡誠極言勿使朕躬有過此朕所深望於爾等也凡人於朋友箴規尚不可背

況君臣大義爾等當上念朝廷任用之恩下為身家子孫之計各勉之慎之

御製朋黨論 雍正二年

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為人臣者義當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不可解而能與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乃有心懷二三不能與君同好惡以至於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為之害也夫人君之好惡惟求其至公

而已矣凡用舍進退孰不以其為賢而進之以其為不賢而退之惟恐其所見之未盡當也故虛其心以博稽衆論然必衆論盡歸於至正而人君從之方合於大公若朋黨之徒挾偏私以惑主聽而人君或誤用之則是以至公之心反成其為至私之事矣孟子論國君之進賢退不肖既合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而必加察焉以親見其賢否之實洪範稽疑以謀及乃心者求卿士庶民之從而皇極敷言必戒其好惡

偏黨以歸於王道之蕩平正直若是乎人君之不自用而必欲盡化天下之偏私以成大同也人臣乃敢溺私心樹朋黨各徇其好惡以為是非至使人君懲偏聽之生奸謂反不如獨見之公也朋黨之罪可勝誅乎我

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年用人行政邁越千古帝王而大小臣僚未能盡矢公忠往往要朋結黨

聖祖戒飭再三未能盡改朕即位以來屢加申飭而此風

尚存彼不顧好惡之公而狥其私暱牢不可破上用
一人則相與議之曰是某所汲引者也於是乎逺之
若浼曰吾避嫌也不附勢也爭懐妬心交騰謗口以
媒蘖之必欲去之而後快上去一人則相與議之曰
是某所中傷者也親暱者為之惋惜疎逺者亦慰藉
稱屈即素有嫌隙者至此反致其殷勤欲借以釋憾
而修好求一人責其改過自新者無有也於是乎其
人亦不復自知其過惡而愈以滋其怨上之心是朝

廷之賞罰黜陟不足為重輕而轉以黨人之咨嗟歎息為榮以黨人之指摘詆訕為辱亂天下之公是公非作好惡以陰撓人主予奪之柄朋黨之為害一至是哉且使人主之好惡而果有未公則何不面折廷諍而為是陽奉陰違以遂其植黨營私之計也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當時君臣告語望其匡弼而以面從後言為戒夫是故一堂之上都俞吁咈用能賡歌颺拜以成太和之運朕無日不延見羣

臣造膝陳詞何事不可盡達顧乃默無獻替而狡獪叵測蓄私見以肆為後言事君之義當如是乎古純臣之事君也必期致吾君於堯舜而人君亦當以堯舜自待其身豈惟當以堯舜待其身亦當以臯夔稷契待其臣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夫以吾君不能謂之賊則為君者以吾臣不能亦當謂之忍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苟不以唐虞君臣相期待而區區倣法僅在漢唐

以下是烏能廓然盡去其私心而悉合乎大公至正之則哉宋歐陽修朋黨論創為邪説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夫罔上行私安得為道修之所謂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論而小人之為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濟其同利之實朕以為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且如修之論將使終其黨者則為君子解散而不終於黨者反為小人朋黨之風至於流極而不可挽實修階之厲也設修在今日而為此論朕必誅之以正

其感世之罪大抵文人掉弄筆舌但求騁其才辯每至害理傷道而不恤惟六經語孟及宋五子傳註可奉為典要論語謂君子不黨在易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朱子謂上承九五下無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大善而吉然則君子之必無朋黨而朋黨之必當解散以求元吉聖人之垂訓亦既明且切矣夫朋友亦五倫之一朋黨不可有而朋友之道不可無然惟草茅伏處之時恒資其講習以相佽助今既登朝

蒞官則君臣為公義而朋友為私情人臣當以公滅私豈得稍顧私情而違公義且即以君親之並重而出身事主則以其身致之於君而尚不能為父母有況朋友乎況可藉口於朋以怙其黨乎朕自四十五年來一切情偽無不洞矚今臨御之後思移風易俗躋斯世於熙皥之盛故兼聽並觀周諮博採以詳悉世務且熟察風俗之變易與否而無知小人輙議朕為煩苛瑣細有云人君不當親庶務者信若斯言則

臯陶之陳謨何以云一日二日萬幾孔子之贊舜何以云好問好察此皆朋黨之錮習未去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蔽耳目以自便其好惡之私焉耳朕在藩邸時坦易光明不樹私恩小惠與滿漢臣工素無交與有欲往來門下者嚴加拒絶
聖祖鑒朕居心行事公正無私故令纉承大統今之好為朋黨者不過冀其攀援扶植緩急可恃而不知其無益也徒自逆天悖義以陷於誅絶之罪亦甚可憫矣

朕傾滿漢文武大小諸臣合為一心共竭忠悃與君同其好惡之公恪遵大易論語之明訓而盡去其朋比黨援之積習庶肅然有以凜尊卑之分歡然有以洽上下之情虞廷賡歌颺拜明良喜起之休風豈不再見於今日哉

諭沿海居民敬神 雍正二年

上諭朕思天地之間惟此五行之理人得之以生全物得之以長養而主宰五行者不外夫陰陽陰陽者即

鬼神之謂也孔子言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豈神道設教哉蓋以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凡小而丘陵大而川嶽莫不有神焉主之故當皆敬信而尊事况海為四瀆之歸宿乎使以為不足敬則堯舜之君何以望秩于山川文武之君何以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令愚民昧於此理往往信淫祀而不信神明傲慢褻瀆致干天譴夫善人多而不善人少則天降之福即稍有不善者亦蒙其庇不善人多而

善人少則天降之罰雖善者亦被其殃近者江南報
上海崇明諸處海水泛溢浙江又報海寧海鹽平湖
會稽等處海水衝决隄防致傷田禾朕痛切民隱憂
心孔殷水患雖關乎天數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
安瀾之福絶不念神明庇護之力傲慢褻瀆者有之
夫敬神固理所當然而趨福避禍之道即在乎此能
敬則謂之順天不敬則謂之褻天褻天之人顧可望
綏寧之福乎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又曰畏天之

威于時保之朕固當朝乾夕惕不遑寧處以敬承天意亦願爾百姓共凛此言内盡其心外盡其禮敬神如神在實以至誠貽事而不徒尚乎虚文人意即神意一念之感格自足以致休祥豈獨一鄉一家之被其澤哉爾百姓果能人人心存敬畏必獲永慶安瀾着該督撫將此諭旨令地方官家諭戶曉俾沿海居民一體知悉

諭給戍臺兵丁眷米雍正二年

上諭前往臺灣換班之兵丁守戍海外巖疆糧餉在臺灣支給伊等所留家口若無力養贍則當差之兵丁必致分心苦累朕甚爲軫恤每月着戶給米一斗以資養贍內地米少即動支臺灣所貯米石合計船價僱募運至厦門交與地方官躬親按戶給發務使均沾實惠

諭關稅刊刻則例雍正二年

諭各省兼管關稅之巡撫凡商賈貿易之人往來關津

宜加恩恤故將關差歸併巡撫以巡撫為封疆大吏
必能仰承德意加惠商旅也但各關俱有遠處口岸
所委看管之家人賢愚不一難免額外苛求及勒取
飯錢等弊稍不如意則縛送有司有司碍巡撫之面
狥情枉法則商民無所控訴矣嗣後着將應上稅課
之貨物遵照則例逐件刊刻詳單印刷多張各貨店
俱給一紙使衆人知悉其關前所有刊刻則例之木
榜務令竪立街市使人人共見不得藏匿屋内或用

紙掩蓋以便高下其手任意苛索立法如此自能剔
除弊端但爾等受朕委任之重尤當仰體朕心遴選
誠實可信之人以任稽查之責必期商民有益方爲
稱職

福建通志卷首一